



山陽記

《一代風流》第二卷

斗 苦

苦 斗

《一代風流》第二卷

欧 阳 山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苦斗》是长篇小说《一代風流》的第二卷（第一卷为《三家巷》）。

这一卷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深刻地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和反革命的搏斗。

在大革命的風暴中經受了革命鍛炼的主人公周炳，广州起义失败后怀着坚韧不拔的信念到上海去找党。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他度过了一段极其苦悶、憤懣的生活，又回到广州近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震南村，在那里汇合了童年的伙伴和广州起义时的战友，組成了一支“第一赤卫队”，領導了农民和农場工人的斗争。终于在斗争中找到了党组织，在党的领导和江西苏区反“圍剿”斗争胜利的鼓舞下，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在曲折复杂的斗争过程中，少数經不起考驗的分子动摇逃跑了，周炳和他的大多数同志則鍛炼得更為坚强。在这期間，他也經历了爱情生活的欢乐和痛苦。

作品保持了《三家巷》的艺术特色，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文学語言的运用等方面，更得到了进一步的成就。

本书由我社与广东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

苦 斗

书号 1623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289,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frac{15}{16}$ 插頁 2

196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平）000001—100000册 （精）0001—2000册

定价（3）1.20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次

四一	幻想.....	377
四二	翻生区桃.....	387
四三	一线天.....	396
四四	险地.....	407
四五	咫尺天涯.....	418
四六	过五关.....	430
四七	博爱与和平.....	440
四八	沉沦.....	449
四九	余庆坊快事.....	460
五〇	不如归去.....	469
五一	寂寞的冬天.....	479
五二	旧地重游.....	490
五三	十大寇.....	502
五四	第一赤卫队.....	512
五五	跋涉.....	523
五六	一个谜.....	533
五七	喜相逢.....	543
五八	诀别.....	555
五九	恍如隔世.....	566
六〇	后继和前仆.....	577

六一	反臉无情·····	587
六二	七月的奇遇·····	598
六三	西水图·····	608
六四	鬼地脚·····	617
六五	請命·····	626
六六	善有善报·····	636
六七	三災·····	646
六八	南渡口的風波·····	656
六九	踢蛇竇·····	666
七〇	有緣千里·····	676
七一	有人快活有人愁·····	686
七二	凱旋·····	697
七三	佳期·····	706
七四	大展鴻圖·····	715
七五	真偽之間·····	725
七六	女英雄·····	735
七七	擢甲里二百号·····	744
七八	小糾察隊員·····	754
七九	終天恨·····	765
八〇	鳥惊心·····	777

四一 幻想

在一个昏暗无光的早上，周炳所坐的輪船从吳淞口慢慢駛进上海的黄浦江。迷蒙烟雾，苦雨凄風。两岸的碼頭、工厂、貨仓，謙遜地向他鞠躬，悄悄地向后退走。几天来吵鬧不休的輪船，这会儿肅靜无声地滑行着，象在油面上行走的一般。汽笛一声长鳴，好象为他鳴鑼开道。黄浦滩上那些雄偉高大的建筑物，都你挤我，我挤你，恭恭敬敬地站立着，仿佛在欢迎一位偉大的人物的光临。周炳迎着風雨，也沒有戴帽子，毫无畏惧地站在甲板上，象恐吓淘气的孩子似地对上海說道：

“你好生当心着！叫我給点厉害你瞧瞧！”

这时候，他十分相信自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他还相信他的遭遇一定会十分順利，他所要找的那些朋友，差不多一上碼頭就会碰見。这样，他馬上就可以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大搞一場，正象在广州不久前才搞过的一样，好歹凭着他个人的力量做出一番事业来。但是他的幻想还没有完場，却叫一种东西把他的身体給冲击了一下，冲断了。他定神一看，原来有个穿白制服的外国人十分粗暴地用手推他、撞他。那家伙嘴里发出不干不淨的声音，看样子十分野蛮，又正在生气。那种毫无礼貌的神气，不单不象对待一个尊貴的人，而且不象对待一个僕役。周炳沒有直接接触过外国人，这还是头一回。他气得漲紅了臉，举起拳头，正要揍过去，旁边一个中国人赶快把他的手拽住了。就这

样，一个外国人就把他們四、五个中国人象赶鴨子似地推下統艙去。……

不久，船就靠了碼頭。碼頭上全是濕漉漉的，又顯得雜亂無章。周炳提了鋪蓋卷，象鑽狗洞似地鑽上了碼頭，才想起自己人生路不熟，不知道怎么走法。他掏出地址看了又看，只見那上面寫着“寶山路金鑫里三號張公館”，却不知道這金鑫里到底座落何方。想問問人，可是不懂話。又瞧着四下的人全象在那里吵架似地說着話，自己也不好插嘴。正在團團轉、沒主意的時候，忽然背後有人叫了一聲：“表舅！”他回身一看，正是他大表姐陳文英從廣東帶出來的使媽阿云，特地來接他的。這阿云是順德人，年紀三十左右，矮小結實，頭上梳着辮子，身穿方格呢子大襟衫褲，披着一條又寬又長的墨綠毛綫圍巾，滿臉笑容地要伸手接過他的鋪蓋卷。周炳在廣州就認識她的，哪里肯叫她提行李。只顧問她大表姐怎樣，表姐夫怎樣，孩子們又怎樣，一面跟着她走出碼頭，阿云講了許多情形，末了，狡猾地斜眼望着他道：

“表舅你來得正好。這陣子，老爺和太太兩邊都有點不悅意的樣子，也不知他們心里攔着什麼事兒。得你來調停調停，正好。”周炳听着點點頭，沒多問。不大一会儿工夫，他們兩部黃包車就到了金鑫里三號後門口。張子豪這時候正當着上海市閘北區的區長，上衙門去沒回來。大表姐陳文英帶着張紀文、張紀貞兩個孩子，一個九歲，一個七歲，在廚房門口迎接他。周炳看見陳文英還是那樣高高瘦瘦的身材，尖尖長長的臉兒，小小巧巧的鼻子和嘴巴，只是眼睛稍為圓了一點兒，大了一點兒。一見她，周炳就想起自己的姐姐周泉，不過她比周泉更瘦弱些，更蒼老些，皮膚更白淨些。當下他就說：“大表姐，日子過得好！大姨爹、大姨媽、表哥、表姐、我爸爸、媽媽、姐姐都問你好！”陳文英看

見周炳还是那样圓头大眼，闊嘴寬唇，胸厚肩寬，手粗脚長，走起路來，踩得地板吱吱叫，震得杯盤叮叮响，只是在那孩子氣的嘴唇上，隱隱約約有點胡須影兒，就笑咪咪地說道：“还是那么爸爸、媽媽、哥哥、姐姐的呢，簡直那么大不透的呢！簡直那么大不透的呢！”跟着又說：“这回省城打仗，你們都受惊了吧？”后来又說，“爸爸、媽媽年紀都大了，就是舍不得广东！上海多么太平，吃、喝、玩、乐哪样缺，就是不肯來，宁願躲在老窝里担惊受怕！唉，广东人就是这样的啦，南洋、金山，再远都不怕，一提到北方，死都不去！”随后，她就給周炳張罗房間，叫用人們找这找那，再不去注意周炳是否还有什么話要說。安頓好，她就另有约会，打扮得雍容華貴地出門去了。午飯，还是使媽阿云給他端上房間里來，让他一个人独自吃。

这样子，周炳算是在上海找到了一个暫時的栖身之所。开头一个星期里面，他除了飯后出去散散步之外，差不多簡直沒出过門口。他給家里，姐姐周泉，表姐陈文娣、陈文燧，三姨爹区华，舅舅楊志朴，都去了信。还特別給哥哥周榕写了一封長信，托区华給他轉去。西門的王通、馬明一伙，南关的陶华、丘照、邵煜、馬有、关杰一伙，沙面的章虾、黃群、古滔、洪偉一伙，河南的沈鑑、馮斗、譚攢一伙，又都各自走散，虽然心中想念，都沒法通个消息。信一写完，他就无事可做，悶得发慌。他那两个学生張紀文、張紀貞，开头看見來了个家庭教师，都欢天喜地來上学，可是第三天，張紀文就不來了，第四天，連張紀貞也不來了。大表姐陈文英說：“孩子小，喜欢念就多念一点，不喜欢就少念一点吧。”周炳听說这样，也只好随他去，來一天、不來一天地念着。閑着沒事，他就去看報紙。看了“申報”就看“新聞報”；看了“新聞報”，就看“時報”、“時事新報”。从第一版的藥品广告一直看到

最末一行的小信箱、寻人启事、征求朋友之类的东西，把那些大人物紛爭，小人物糾葛，奸、淫、擄、掠，偷、訛、拐、騙，失业、罢工，迷信、橫禍，水火、災害，官司、人命，一件件地往肚子里裝。裝完了之后，就长叹一声道：

“哦，这就是上海！”

看完报，他就来研究他所住的这幢房子和这幢房子里面的人。房子很大，很华貴，清清靜靜，阴阴森森，要不是張紀文和張紀貞偶然哭鬧吵嘴，簡直靜得好象沒人居住的一般。大門朝南临街，整天关着不用。大門之内，是一个大天井。过了天井，是一个大厅。大厅两旁，是东西廂房，东廂房做会客用，西廂房做孩子們的書房。大厅之后，还有飯厅，再后面就是厨房，下房。后門朝北开着，一家人平常出入，都走这里。二层楼上，前楼是張子豪的書房，后楼是孩子們的臥室，东廂房和西廂房是張子豪和陈文英的臥室。三层楼上，前楼空着，摆了几件简单的家具。后面是一个大晒台。东廂房也空着，堆放一些不等用的东西，西廂房就做了周炳的書房兼臥室。整整一个星期，周炳才看見張子豪一回，陪着周炳吃了一頓飯，象个大人物一样，問了几句不相干的話，說了几句共产党已經走到了穷途末路。国民革命已經成功之类的言語，便坐着汽車，帶上卫士走了。他走了之后，这幢大房子就剩下陈文英和張紀文、張紀貞和今年才一岁多的張紀庆三个孩子，此外就是阿云、阿秀两个广东使媽，張紀庆的江北奶娘江媽，和一个专做粗重的浦东大姐春兰，再加上新来的家庭教师周炳，一共大小只有九个人，真是寂寂寥寥，空空蕩蕩。起初，周炳以为陈文英和張子豪有什么反目不和之处，但是看样子倒还恭恭敬敬，热热呵呵的。只是表姐夫老說有公事，賴在外面不回家；大表姐整天也和一班男女教友厮混，不是聚会，就是听

讲，再就是跑跑孤儿院、济良所、盲哑学校、慈善医院之类的地方，搞搞募捐、救济、舍药、施粥之类的事情，两家各行其道，互不相干。周炳向阿云、阿秀、江媽、春兰打听，也打听不出所以然来。他自己寻思，大概有钱人家，就是这样子生活的，还是自己寻找革命朋友要紧，也就不去理会了。

一个星期过去，两个星期过去，已經到了一千九百二十八年一月初旬了，广东那方面还是一点消息都沒有。这边主人虽然还没有什么，那些广东使媽、奶娘、大姐，却逐渐怠慢起来。那些少爷、小姐，不但不尊重先生，反而把先生捉弄、嘲諷、辱罵、毆打，十分不象样子。周炳不由得心里暗暗着急起来。……他有心亲身出去寻找，可是上海也那么大，从哪里下手呢？再說上海也不比广东，冬天是很冷的，他連冬衣也沒有，确是出去不得。陈文英好象看出这种情形，就把張子豪一套旧的藏青嘜学生装，一件厚毛綫衣，一件旧大衣亲自給他送了来。看見他穿得整整齐齐，准备出門了，就笑着說道：“看我糊塗不糊塗，差点儿把什么大事都給忘了，冻坏了咱們的落难书生！”自从那天以后，周炳又給广东方面去了六、七封信。寄完信就在馬路、弄堂、大街、小巷，到处乱轉，从大公司、大洋行到小烟紙店、广东杂货鋪，都看了个飽。他看見一切荣华富貴，也看了更多的痛苦、虛伪、屈辱和罪惡。他把这一切都写在信里，告訴广东的亲友，但是三个星期都过去了，却得不到隨便哪一个的一点回音。尽管他天天在街上瞎跑，却也从来沒碰见过一个相識的人。这样，他慢慢失望了。从表面看，好象上海没有什么人在鬧革命。即使有人在鬧革命吧，好象也不怎么需要他，不見得有什么非他不可的样子。有一次，他无意中撞进了“外滩公园”，叫印度巡捕举起棍子吆喝着把他撵了出来。那棍子只差一点儿沒有打着他的脑袋。他退

出門口一看，原来那小銅牌子早就端端正正、明明白白地写着：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这件事给了周炳的自尊心很大的打击。周炳自己对自己问：“你还象一个广东人么？”又自己回答自己道：“哼，我就說你不象一个广东人！”事实明摆着：上海不仅不需要他，并且对他也不总是那么客气，那么謙逊。他从失望变成冷漠，从冷漠变成害怕，从害怕变成厌恶，从厌恶变成煩悶，从煩悶变成伤感。他开始讀郁达夫的书，讀郭沫若的书，讀魯迅的书，也讀許多唯物論入門，辯证法发凡，唯物史观淺釋，苏俄游記一类的书。

看看到了阳历一月下旬，阴历除夕那一天，陈文英做了一桌家乡風味的团年飯，請周炳一道团年。陈文英嫌飯厅太冷，叫把酒菜端到楼上书房来吃。桌面上菜式很多，只是座席上才得陈文英、周炳、張紀文、張紀貞四个人。周炳說：“怎么今天星期天，又是团年，表姐夫都不回家团聚呀？”陈文英听說，眼圈紅了一紅道：“刚才有电话来，說今晚有要紧公事，不回来了。——別管他，咱們吃咱們的吧！”周炳听了，不便多問。只見陈文英左一杯，右一杯，不停地把那瓶蛤蚧酒往肚子里灌，不久就陶陶然，两頰緋紅，話头也多起来了。張紀文两兄妹胡乱吃了一會兒，就摔下筷子，跑到樓下放炮仗去。书房里，煤炉生得很旺。窗外虽然刮着凜冽的寒風，里面却暖和得跟春天一样。陈文英又劝周炳喝了几杯酒。在那雪亮的电灯光下，她搖晃着那細长的身影，自己也陪着干了几杯，就乘着酒兴說道：

“省城这一場大乱，我想你一定是有份兒的了，沒想到你却沒份兒！天下事真有意料不到的呢。論脾气，論經歷，你不会不是个紅党，可你不是。沒份兒也好。要不然，恐怕你就沒福份到得这上海来呢。只怕連脑袋瓜子都保不住呢！”

不知道为了什么緣故，周炳这时候从陈文英的臉上看出一种狡詐和試探的神气。他一时难以決断，究竟对她說真話好，还是不說真話好，嘴里唔唔、呀呀地应付着，臉上和手上就露出那局促不安的窘样子来。沒想到那局促不安的窘样子，却使陈文英大为快活。她嘻、嘻、嘻地笑了一陣，又說：

“怎么样，表台，上海这地方，住得还称心如意么？人家說，上海的地方是中国最好的地方，上海的人是中国最漂亮的人，上海的洋貨是中国最上等的洋貨。这句话是真还是假？”

周炳把搭拉着的脑袋仰起来，神气开朗地笑道：“你要我說假話，还是要我說真話？”

陈文英虽然是三十岁的人，这时候却年輕得只跟二十岁的一般，把两只原来就很大的眼睛睜得圓圓地說：“說假話又怎样，說真話又怎样，你都說說看！”

周炳用筷子夹了一块蚝豉吃了，說：“如果說假話，我就說，上海真是一个荣华富貴的地方，洋房多。汽車多。电灯也多。还有电車和煤气，打电話用不着接綫生，吃水用不着挖井。人活在这里，好象神仙活在天上一样。”

陈文英不住地点着头，問道：“如果說真話呢？”

周炳說：“如果說真話，我就說，上海真是一个醉生梦死的地方。也許你今天中了彩票，变成富翁；也許你明天就会变成一个叫化子。外国人都是主人，中国人都是奴隶。这地方叫人想着要毁灭一切，毁灭整个世界，也想着要毁灭自己！”

陈文英說：“呸，呸，呸，你看你，又来了。說得好好地，又不知說到哪里去了。世界倒是要整个毁灭的，那就叫世界末日。現在还未到呀！”

周炳玩弄着自己的鈕扣，然后緩緩抬起头，坚持自己的意見

道：“我不知道世界是不是到了末日。可是人不能整天在害怕，厌恶，煩悶当中生活着！主人拿棍子打的时候，汪、汪、汪地叫；跟同伴儿搶一根骨头的时候，也是汪、汪、汪地叫。这叫人怎么活得下去？”

陈文英受了一惊，微微皺起眉毛說：“做做好心吧，誰又犯了你了？”

周炳淺淺一笑道：“不是犯。你看見的，在上海，白种人和日本人才是主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安南人都是奴隶！活着当奴隶！能够当出什么味道来！”

陈文英斟了一杯酒，递給他道：“喝吧。我也喝。可是我今天晚上喝得太多了。你的話讲得也有道理。——大概是你还不习惯的緣故，习惯了就好了。我倒觉着你說假話的时候，更加逗人喜欢。那时候，你更加象一个有学問，有教养，有性格的文明人。到得你自以为說真話的时候，你就不象一个文明人，变得粗魯，野蛮，拗性，暴戾，仿佛不那么聪明，仿佛不那么可亲，——簡直叫人难堪呢！”

周炳默然喝下了一杯酒。陈文英也默然喝下了一杯酒。她喝的时候，拿眼睛悄悄地瞅了他一下，觉着他如今是一只渾渾噩噩的龐然大物。她想起他是个打铁匠，又想起他是个皮鞋匠，是个看牛犊，就懊悔剛才自己說他不象文明人的話，怕戳中了他的卑賤的身世，恐防他因此伤心。她的脑筋一动，立刻轉了个話头道：

“不过不談那些吧。我倒有个事儿要問問你呢。你說，你整天奔出奔进，心神不定，看来吃不安、睡不落的，好象你在寻找一件什么东西似的，——这到底是什么緣由？”

周炳一听这句话，立刻滿臉春風，張大嘴巴笑。那对烏黑的

眼珠子閃出強烈的光，好象就要燒着的一樣。陳文英覺得他整
個兒都活起來，漂亮起來。他正準備告訴他大表姐，他的確是在
尋找一件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那就是在廣州的西瓜園對全世界
宣布了自己的政綱的中國共產黨！——也就是金端、麥榮和
自己的哥哥周榕這樣一些人！可是突然之間，他又從陳文英的
臉上看出一種狡詐和試探的神氣，象剛剛不久以前看見過的一
樣，他於是就把所有的熱情激動的話咽住了，只是簡單地回答
道：

“我在追逐一個幻想。你不是已經觀察出來了么？”

陳文英面對面聽一個青年男子說出他自己心中的秘密，不
覺滿臉通紅起來。她使勁把自己鎮定一下，裝出平平淡淡的口
氣問道：“那是一種什麼樣子的幻想，值得你這麼苦苦追求的？”

周炳仰起腦袋說：“那是古往今來，多少英雄豪傑都追求過
的。那是一種至高無上的聖潔的幻想。為了這種幻想，多少人
赴湯蹈火，視死如歸，連生命那樣寶貴的東西都貢獻了出來，一
點也不覺着可惜！”

他那虔誠和熱烈的情緒使陳文英大受感動。她決定冒險追
問下去道：“阿炳，既然如此，你簡單明了地把它說出來，好不
好？”她這樣問的時候，她的心止不住砰砰地跳。她的發抖的手
指拿起酒杯，送到嘴邊，沒有喝，又放下來。周炳並沒有馬上回
答。他站起來，象一個頑童似地對她笑着，笑了許久，才說：

“這不能告訴你。這對你是一個秘密。也許是個永遠的秘
密。”

說完，他做了個鞠躬的姿勢，離開了張子豪的書房。陳文英
聽着他的腳步，知道他是回到三樓、他自己的房間去了。這時
候，孩子都已經睡下。她叫阿雲來收拾了酒席，又叫阿秀來給她

鋪床。一切停當，她自己也就去睡。哪知道這一夜，却翻來復去睡不着。她的腦子里老在想着：“周炳所追求的幻想，到底是一種什麼東西？是愛情麼？不。不。不可能！”她用了好幾種理由推翻了自己的假定。但是她又想道：“什麼是英雄豪傑都追求的東西？什麼是至高無上的聖潔的東西？什麼東西才能夠使人赴湯蹈火，視死如歸，連寶貴的生命都可以不要？——傻瓜，只有愛情呵！”這一着想通了，陳文英又想第二着：“既然是愛情，那麼是誰呢？是自己麼？不。不。不可能！”她列舉了阿雲、阿秀、江媽、春蘭，都不象。是認識了什麼新的女人麼？也不象。最後，她覺着最大的可能還是她自己。她流出眼淚來了。哭了一會兒，她索性扭開台燈，披了衣服，坐在床上，自己教訓自己道：“你还胡思亂想什麼呢？趕快祈禱吧，趕快懺悔吧。你是有夫之婦了。你有三個兒女了。你已經是個老太婆了！”但是接着，她又給自己辯解，用不算很低的声音說：“不，才三十歲，怎麼就算老太婆？‘少年維特之煩惱’里面的夏綠蒂，難道不是這樣的麼？她不是有夫之婦麼？她有孩子沒有？不管她。反正有沒有也差不了多少！”陳文英就这么翻來復去地想着，越想越真。

“這不能告訴你。這對你是一個秘密。也許是個永遠的秘密。”她重復着周炳這句話，隨後用絲棉被蒙着自己的腦袋，一面哭，一面叫嚷道：“我的上帝呀！是了，是這麼一回事了。這是肯定不幸的了！這是千真萬確的了！這是無法挽救的了！”

四二 翻生区桃

周炳在上海，把广东的熟人一个一个地都想起来了，只是偏偏忘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三家巷里何家的丫头胡杏。这时候，她已经十四岁，确确实实长成一个逗人欢喜的大姑娘。她经常穿着她家二少爷何守义穿过、不要了的男装旧大襟衫，破长裤子，拖着一双烂尾木屐，可是这襤褸衣裳却遮不住那长长的胳膊、长长的腿，高高的身材、细细的腰，——那样天生的一副美丽的躯干。她一天十二个时辰都不免蓬头垢面，可是这蓬头垢面却遮不住那圆圆的莲子脸儿，尖尖的下巴尖儿，圆圆的眼睛拖着两个长长的向长弯的眼角儿；——更不用说那一脸娇憨的笑容，和左边脸蛋上那个又大又深的酒涡儿，——那样天生的一副美丽的相貌了。左邻右里都暗暗惊奇。有些老大娘一把抓住她，看半天都不放手。大家都不明白，这西门口一带地方，有多少翠围珠裹，身娇肉贵的姑娘，却偏偏都没有长好，单单何家一个丫头，长得这么好，好得出奇。大家都说这叫做：

“妹仔长成小姐相，皇帝揀条乞儿命。”

谁讲起来，都不免要惋惜嗟叹一番。甚至那些尖酸刻薄的婆娘们，挖苦起别人来，都往往带上了胡杏的名字道：

“你尽管骚情什么呢？你几时见过人家胡杏穿綾罗綢緞，搽脂荡粉来！”

这一天正是阴历除夕。天黑不久，主家大小在吃团年饭，胡

杏一个人溜了出来。周炳虽然忘記了她，她却一心惦着周炳。出了大門，信步走到周家，周家原本是人丁兴旺的，这会儿死的死，逃的逃，嫁的嫁，出門的出門，坐牢的坐牢，只剩下周媽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家过年。虽然只有她一个人，到处可是整整齐齐，一絲不乱。大扫除，貼紅錢，蒸年糕，炸油角，祭祖，拜神，样样做到。一看见胡杏，她就夸奖道：“杏儿，你真是长大了。三年前，你才那么一点儿。你看如今，渾身的肉都长出来了，渾身的劲儿也长出来了！”說着，她拿手去理胡杏前額上的散乱的刘海，又拿手去把胡杏的全身只管摸，只管捏，捏得胡杏痒得不行，一个劲儿嘻嘻地笑。那笑声低沉甜蜜，微微有点儿沙哑，十分好听。捏了一会儿之后，周楊氏去舀了一碗猪肉湯出来，叫胡杏坐下来吃。她一面看着胡杏吃，一面說：

“唉，杏儿，坏了，坏了。女孩子家长出个男孩子般的胸膛来了！——那样厚，只管朝前挺，成什么雅相！不过咱們旧脑筋說話，你也不要注意了，現在时兴，那就算了。……可也真怪，怎么一看见你，我就心疼。——心里只管发軟！怪不得人家說你是翻生区桃。真是的呢，論身材，論相貌，你两个都不一样。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那么一股劲儿，硬是象得十足！——要說都說不出来呢！”

胡杏只管柔順地听着，痴痴地笑着，那淺棕色的眼睛，好象有千言万語，嘴里却連一个字都沒說出来。她本来想打听一下周炳的消息，又怕撞着她的心病，带累她伤心，就沒敢开口，只顧低下头喝湯吃肉，吃完了就回身出来。三家巷外面虽然正是隆冬季候，却一点也不冷。灯光燦烂，树木玲瓏，和从前熱鬧的时候一模一样。她和周炳手种的那棵白兰树，虽然枝干还細，发叶也不多，却显得茁壮可喜。她坐在白兰树下那张石头长凳上，和